

是一个秋日衔山、暮云低徊的傍晚,我倚在不断穿越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隧道的沪成列车的窗前,惊叹着秦岭线上那气势雄浑的十万大山,如巨笋似怪兽像惊涛般在血色苍茫的云雾中翻滚起伏;忽然,眼中出现一幅出乎我意料之景象:就在铁路线的下方,万仞峭壁中的谷底下,竟还有一个有二三户人家的小村落。

由于列车在山区行驶缓慢,我清楚地看见在几面毛石垒砌得歪歪斜斜的山墙上,挂着一串一串金黄金黄的玉米和红得刺眼的尖辣椒。若非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儿还会有人烟!他们缘何而来?何时而来?他们与外界如何交往?完全是一个谜。

此时,大人或许还在哪个山晃着个吃奶孩子的小女孩,一动不动地仰着脸,痴痴地望着我们的列车。天色已昏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若不是她穿的是件红色的衣服,我真以为那是块石头或者半截树根呢!但即便她是个人,在这四面环山数百里不见人烟的大山沟底,孤零零

经过“三晚”(晚恋、晚婚、晚育)长期教育熏陶、而立之年的他,在双方父母和亲戚朋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要结婚成家了。

那时正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提倡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婚事简办,许多人结婚不敢大肆张扬,更不敢大操大办。说是婚事新办、简办,总还得办呀。最起码得让前来贺喜的人吃顿比平时丰盛一点的酒菜吧。好在双方父母通情达理,怎么弄全由小夫妻俩决定、安排。小两口一合计,根据来吃喜酒的亲戚朋友人数,确定了办四桌。由于房子小,自己家里只能放一桌,再在回租过年的隔壁邻居家放了一桌,条件限制只能分两批,并非定了婚宴菜单;还明确了向张家借凳子,向李家借碗筷盆子、向何家借圆台面……虽然这比较麻烦,但两人依然很开心,对这样的安排颇感满意。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请谁来烧酒水?临近春节大家都很忙,那在家里办喜酒的年轻人不少,会烧酒水的厨师更是“档期”满满,肯定难请。直到小年夜,厨师还没有请到。三天后就要办喜酒了,大家自然急得不得了。这时新郎官提出了一个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主意,说反正都是自己人,只要大家不嫌菜烧得不好,就由他掌勺烧酒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只能如此了。

常言道,天随人愿是最大的帮忙。那年天公也许见他大龄结婚,也动了恻隐之心,春节前竟然下了场罕见的鹅毛大雪,积雪达20多厘米厚。那天雪一停他便早早起床,把近百平方米天井里干净的积雪全都收集起来,放在两只大木桶内,把节前自己家的和别人送的票证买来的鸡鸭鱼肉等统统放进这“土冰箱”里。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土冰箱”里的东西还都冰得好好的。

春节前的几天一下班,他便赶忙按照菜单对冷盘、热炒食材、对鸡鸭鱼肉内脏等一一整理、挑选、洗净、动刀,然后装在盛器里放回“土冰箱”。办喜酒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忙到下半夜两点多,总算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菜肴下锅前的加工程序。需要多道工序才能做成的八宝饭他一下子就做了十碗。除了酒水台上用外,其余的全部送给邻居,让他们一起分享。

酒席终于开始。色彩明快、刀工专业、装盘细腻的特色冷盆白斩鸡、酱鸭、白切肚子、葱油海蜇等一一摆上圆台,在鲜嫩碧绿蔬菜的点缀下显得愈加秀色可餐。在小宾客们的哄闹声中,大人们也开始举杯动筷。过不多久炒虾仁、炒腰花等热炒一端上来。席间一位客人突然问道:噢,新官人呢?怎么还不过来敬酒?在一旁的新娘忙解释:新官人正在烧菜,等一歇就来。老娘舅闻听新郎官烧喜酒颇感意外,随即来到一板之隔的灶披间,眼前的情景让他更加惊讶:只见小小的、三家合用的5平方米烧饭间里四只煤饼炉子通红,新郎官满头是汗,正围着炉子车轮大战:一只在蒸八宝饭、一只正在油煎黄鱼,其余两只炉子交替炒着热炒。转眼间酱爆猪肝起锅装盘,紧接着又一只本帮菜冬笋炒肉皮勾芡、翻炒,淋香油后装入有绿叶菜垫底的炒盆内;拥挤的烧饭间里、台子上、凳子上层层叠叠放满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和各种辅料及待下锅的各色菜肴。老娘舅望着忙得不可开交的新官人说了一句话:“啊呀,新官人依厉害,不得了!”

等到菜差不多全上了,新郎官才摘下饭单,擦了擦脸,换了件新衣服和新娘一起向客人们一一敬酒,并一再为失陪、菜烧得不好打招呼。客人们异口同声说,好吃,好吃!

实不相瞒,文中的新郎官正是笔者本人。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40多年,但那天的情景却深深地留在脑海里,成为我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的她的生存意义,与一块石头或一截树根又有什么两样呢?若不是每天一到两次火车经过她的门口,我真不敢想象她这一辈子是否还有可能嗅到一丝现代文明的气息;但再想想,或许那样对她的一生反而会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沟

姜珺敏

更好一些,否则,当她看到火车和火车上的人,空茫一片的脑海中会生出怎样的一种感慨和渴望呢?尤可悲的是,尽管天天看着火车从自己门前隆隆驶过,她这一辈子却可能永远也上不了

一次火车。车站距她家至少隔着几十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仅仅上车站,就可能花上几天时间!哦,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

我曾在诗文中无数地次地哀叹孤独,也曾在书里和朋友口中听够了关于孤独、关于寂寞的悲鸣;甚至无数次因了都市的喧嚣而生出到深山僻壤去隐居之心。然而在这个小

小的村落前,在这种分明与世隔绝却又与最现代的交通文明朝夕相会的奇特现实前,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变得分外可笑。我不敢再奢谈孤独、奢谈人生的痛苦!孤独在某些时候是我们之所需。难得的独处是一种幸福,淡淡的寂寞是一份美。然而,当它成为一道每日必食的主菜时,当我们有一天渴望友情或目睹着友情却绝不可得时,谁能消受得了?

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个小女孩肯定也该上山为自己或许还有她的孩子侍弄玉米和辣椒了;只不知她的孩子会不会如她一样

唯以眼巴巴地看火车为生的乐趣呢?大抵只能如此吧(别一种孤独是,道路已然四通八达的乡村,许多却成了没有年轻人的空庄)。不过,当如何活下去成为一个人的第一紧要时,谈何孤独不孤独?何况孤独本是比较而来的一种主观体验。或许在她们看来,这样的生活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呢!

我愿这样想。



快乐的秘方

余惕君

第一,快乐可以分享,难以传授,它是个人亲身的体会。每个人对快乐都有各自的标准,什么是快乐?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区别在于是长远的乐还是短期的乐,是本质的乐还是表面的乐,是独乐还是众乐。

第二,快乐不在远处,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手中。问题是你是否感知和发现。要做的是降低快乐的基础,在日常琐事中随时发现点滴的快乐,努力把快乐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时时快乐,就是一生幸福。

第三,快乐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最适合自己的事。但无论在什么阶段,都对生活知足常乐,对工作知足常乐,对学习知足常乐为基本原则。



“爬楼攻略”害己又害人

尹卫国

上走红,客观上“教唆”人们去冒险拍照,拿生命做“赌注”。“爬楼攻略”的“勇敢”实际上是安全大敌,其教唆效应的外溢,其在社会上流传,需防止同时也要加强对未开放的高楼天台的安全管理,严防偷爬者,并依法依规予以惩戒。



或许是上了年纪,对大都市的喧闹与尘嚣日益厌倦,旅途中宁静而闲适的中小城市,让我留恋不已。日本金泽便时常活跃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金泽是日本石川县县府,这座沿海城市位于山麓丘陵与金泽平原的交界处。在江户时代人口曾超十万,与江户、大阪、京都并列日本四大城市。但明治维新后,东京等大城市不断崛起,古朴素雅的金泽便养在深闺无人识了。虽然日本人很喜欢去金泽旅游,但外国人专程去金泽游览并不多,我们走马观花了一天,没见到多少中国的旅行者。

依我看,金泽是座美丽的古城。它被白山国家公园与能登半岛国家公园所拥抱,市中心有两条河流贯穿,犀川河是条豪爽活泼的男性之河,浅野川河却是一条温情脉脉的女性之河,花园与河流让金泽成为一个诗情画意的城市。

当我来到这座迷人的老城,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古街、古建筑与传统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美丽的“兼六园”。导游张荃首先带我们去逛古色古香的东茶屋街。日式式的小店铺依次林立,精致玲珑的木格窗棂内透露出幽古迷人的气息,幽幽的茶香与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构成了一幅幅好看的图画,耳畔则是三弦与太鼓的绕梁之音。

我走过一家又一家令人目不暇接又美不胜收的金箔小店。那金灿灿的光泽让我们的眼睛眩晕了,从茶具、碗碟、果盘、花瓶、首饰、珠宝盒、书笺、屏风、佛坛到可以品尝的蛋糕和冰淇淋,都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置身在这个金箔世界里,突然发现自己也变得华贵起来。

街的街尾是一家豪华的漆器店,那里用金漆勾描的七彩缤纷美图,让我仿佛进入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面对浑金璞玉的美器和曼妙不可方物的艺术品,我深深感受了金泽漆器的神奇。与中国

漆器相比,金泽漆器无疑更加冷艳而绚丽,它不单单是红黑两色的扬州漆器,也不似艳俗夸张的福建漆器,金泽漆器的风格是精致与灵秀,很难用言辞来形容。据说,金泽的金箔与漆器与九谷烧(日本瓷器)、加贺友禅(日本和服)并称为日本四大传统工艺。

在金泽的街上散步,发现这座城市很艺术化,街上的工艺品店不胜枚举,手绘的加贺友禅、九谷瓷器、加贺刺绣、金泽桐木工艺、加贺象嵌、彩绘……都让人忍不住要走进进去一睹为快。

我在一家陶瓷店中,买了一些实用碗碟,材质轻而薄,图案古而雅,价格实在很便宜。

金泽最热闹的是兼六园,兼六园仿佛一座中式园林,名字取自北宋诗人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写的《洛阳名园记》。

日本人前田纲纪于1675年左右想建筑一座名园,在11万平方公里的园中,设置了池塘、喷泉、瀑布、溪流,遍栽松、枫、梅、樱、兰、菊等花卉,以此衬托出园中的亭、台、楼、阁。精制细造,前后经过170年才竣工。此园兼具李格非所提出的“宏大、幽邃、人才、苍古、水泉、眺望”的六大名园功能,故以“兼六园”名之。

我走过长堤、树丛、亭台等景观,只见水中倒影与远处的楼阁吸引了无数日本学子在此留影。听游客说,兼六园与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偕六园齐名,被日本政府称之为“三大名园”。

或许金泽的迷人风光可以与中国江南秀色媲美,它与苏州结为友好城市。

我在金泽散步,发现这座城市节奏相当缓慢,路人的脚步也不匆忙。此处的美食与旅舍五花八门,且价格与东京等大城市相比,就显得很便宜了。古朴典雅的氛围与宁静闲适的气韵,这是东京、大阪所没有的,对于寻求淡泊的旅行者,更能感悟金泽的迷人。



2005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每年7月11日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海日”,并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确定下来,令航海界备受鼓舞。有了自己的航海节,中国海员不再以“外国人”身份参加别人的航海节,这是所有航海人共同的愿望。

殊不知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近代航海史上,的确出现过一次航海节。

1948年7月3日中华民国首届航海节在上海招商局举行纪念大会。报载:航海节大会简单隆重,到会团体有民国上海航政局等三十多个单位,由杜月笙宣布会议宗旨,筹备委员会主任陈干青报告筹备经过。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阐述中国航运简史,交通部代表黄慕宗致辞,市长、杨虎等派代表出席,高级船员代表、邮轮公司代表,当时的吴淞商校校长周均时等相继登台演讲,对航运界勉励有加,盛况热烈,体现航运界空前大团结,并以大会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并述大会要点,希望国民政府扶持建设中国航运业。

此前的1947年7月3日,全国轮船联合公会成立,当时提议以7月3日为航海节,并且报交交通部行政院备案。但由于当时航海界内部有分歧,这个节日以航运业主体,因此引起航海团体的强烈不满,他们拒绝参加,并欲登报声明,乃至决裂。当时陈干青任驾驶总会常务总理事,船业工会监事,他作为第一位远洋船长,在航运界有很高的威望。船联会邀请他出面调解并推荐他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徐学禹为副主任。陈干青临危受命,奔走协调,终于在纪念大会前3天的6月30日发起召开筹备会议,并另撰了航海节的缘起,说服了各方,终于获得一致通过。第一届航海节的纪念大会得以隆重举行。

中国近代第一届航海节

王以京

七夕会

今年4月初,和几个摄影结伴去西藏采风。

这天到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也称“吉祥须弥寺”,是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该寺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周围筑有宫墙,宫墙沿山势蜿蜒迤迤,周长3000多米,可与布达拉宫相媲美,很得摄友们的青睐。在扎什伦布寺,我也拍了不少照片,可惜都不甚理想。

这时我来到了一座寺庙前,蓝天下的寺庙显得庄严而又神圣,寺庙的墙壁是大块大块的红色,由于多次粉刷的原因,有丰富的层次感,视觉冲击力很强,寺庙窗棂多彩的帷幔,让画面显得灵动起来,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很好的取景点。一幅好的照片要做到动静结合,既然背景是寺庙,喇嘛应当是照片的主角,该寺庙进出的人不多,更不见喇嘛,未免有点沮丧。

离开预定的集合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知道,很多时候成功就在最后的坚持中。我端着相机,希望奇迹能发生。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眼无望,正在这时,寺庙门打开了,从寺庙里出来两个小喇嘛,他们背着水桶。我一看有戏,于是果断按下快门。两个小喇嘛估计在20岁上下,背上的水桶是铜的,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发光,两个喇嘛的出现,属于可遇而不可求,让整个画面的色彩生动起来。我庆幸自己的坚持!

摄影

最后一分钟的成功

丁世杰